

电视剧下卷

1949-2009 50 山西文艺创作五十年精品选

本卷主编 华而实
副主编 王家贤
赵小萍



山西教育出版社

西
文
艺
创
作
五
十
年
精
品
选

本卷主编：华而实
副主编：王家贤
赵小萍

电视剧卷

下



山西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西文艺创作五十年精品选:电视剧卷/侯伍杰主编.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8

ISBN 7—5440—1794—X

I. 山… II. 侯… III. ①文艺—作品综合集—山西—当代 ②电视文学剧本—作品集—山西—当代 IV. I218.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4154 号

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并州北路 69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41.5

字数:930 千字 印数:1—3000 册

定价:(上、下)83.00 元

《山西文艺创作五十年精品选》编委会

顾问

马 烽 姚奠中 力 群
西 戎 胡 正 贾 克

主任

侯伍杰

副主任

申存良 薛俊华 温 幸
焦祖尧 周振义 刘 巩
成葆德 谢洪涛 田惠爱

编委 (按姓氏笔划排列)

毋小红 王建武 王舒袖
申存良 田惠爱 刘 巩
成葆德 张凤瑞 张明亮
杜学文 周振义 侯伍杰
赵望进 贾立业 贾明生
逢哲锋 温 幸 焦祖尧
谢洪涛 薛俊华

太阳从这里升起·····	(1)
有这样一个民警·····	(63)
好人燕居谦·····	(121)
一个医生的故事·····	(183)
吴福的故事·····	(223)
上党战役·····	(269)
葛掌柜·····	(479)
我想要朵小红花·····	(629)
大敌当前·····	(663)
忻口战役·····	(775)
沟里人·····	(909)
昌晋源票号·····	(1019)

大敌当前

大敌当前

编剧：华而实

◆导演：厥文

第一集 三颗鸡蛋上跳舞

太原绥靖主任公署里里外外层层铁桶。强敌压境、火急设防的森严气象和惊恐心理糅在一起。

两队骑兵交错游弋、巡逻在公署左近的道路上；马蹄得得，紧一阵慢一阵，踏破了辽阔的静夜。

南宫门、仪门直到大堂口，堆起三道砂袋，荷枪的士兵密集。

阎锡山麾下大将，太原警备司令王治西在乍暖还寒的仲春的夜风里往来巡视，督促布防。

焦躁难宁，步履匆促，额头浸出汗珠；扯下黄呢斗篷，信手一抛，紧跟身后的副官赶忙接住。

两个马弁提着马灯，亦步亦趋地为他照路。

王治西紧行几步，一抬手，指画着南宫门外对列的岗楼，语气决断，有斩有杀：“东西岗楼再调上去轻重机枪两挺，构成交叉火网，封锁路口，死守南宫门！”

巡逻马队让出街心，一辆黑色轿车朝绥靖公署奔驰而来。

王治西在仪门里的临时指挥所里独伴青灯，擦拭一只二号勃朗宁蓝钢手枪，又怅然若失地凝视枪柄。枪柄上疏密有致地刻着四行蝇楷：

瞄准打 死不退
不当俘虏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春
 阎锡山赠

轿车在辕门外停住，站岗的哨兵横枪拦路。

未脱学生气息的省府秘书智良士推开车门，厉声呵斥：“长眼没长眼？”

上士班长赶前一步，大大咧咧：“我就认防共委员会的身份识别证。”

智良士少年气盛：“识别？误了军机，我打你军棍。”

上士班长不服气：“打我军棍？前有追兵，后有长江，谁保护老营？”

“倒是忠义之士呀。”衫袖飘飘，银髯飘拂，中央枢要、方面大员气度中不失儒雅本色的赵戴文走出车门，他今年满七十了，精神依然矍铄，步态也很强健。

士兵们相顾犹疑之间，王治西急步赶来，立正敬礼，毕恭毕敬：“这两个团刚从河防上抽下来，有眼无珠；就是属下，也没想到赵主席这么晚了还……”

赵戴文温厚地拱手答礼，长者之风，但也出语冷峭：“王师长呀，阎主任让你守河防，你把红军都放过河来；不想在这太原府当上警备司令，倒发了威啦？”

智良士指着砂袋，半真半假：“王司令这是跟谁学的兵法，在绥靖公署大堂口打野战？”

王治西一扬下颏，言下颇有几分参预戎机的卖弄：“阎主任当面交待给我的：太原决战之势，无可避免。毛、彭、叶率三路红军东渡黄河天险之后，纵横同蒲路，南路军徐海东、程子华部前锋直指晋祠，连飞机场都受到威胁……”

“这也不是什么新闻啦。”赵戴文有点不耐烦，挥手说：“你把这砂袋子、机关枪趁早都撤了。”

王治西惊诧失声：“啊？”

赵戴文并不睬他，指指轿车向智良士略一示意，步态从容地走向大堂。

王治西赶送几步，回身，张大眼睛，又是惊诧失声：“郭步瀛？你还活着？”

一身半旧军装，不佩领章、军阶的中年军人郭步瀛与智良士并肩而立。

王治西迎过去，压低声音：“老汉最饶不过当了共产党俘虏的军官，我反共军官团也有家法。念在……不谈了，快走，我放你一条生路……”

郭步瀛默然摇头。

一阵靴履杂沓声，四个绥署精悍卫士簇拥着阎锡山的亲外甥，少年得志、手握重柄的梁化之从一扇角门走出。

王治西以中将之尊，却对这个只挂少校军衔的机要秘书执礼甚恭，春风拂面：“梁秘书！”

梁化之冲他，冲智良士浅浅点个头，简捷地说：“人，交给我。”

贴身卫士一左一右站在郭步瀛身旁。

公署后院中和斋里，赵戴文端坐椅上，捻着一串迦南香念珠，掩饰着焦灼。

侍女们已经换第二遍盖碗茶了。

透过窗户，可以看见满院辉煌灯火，进出不断的军官。东西厢房正是作战处所在。

赵戴文索性闭上眼睛。

“次阨好深道行。”阎锡山划着小步走进，虽是忧虑溢于眉宇，依然故示从容，出语不失谐趣：“咱太原府快让人家共了产啦，你还养你的浩然之气？”

赵戴文无心凑趣，一把抓住阎锡山，辞色庄重：“伯川，中共回师陕北啦。”

阎锡山似信非信，轻轻摇头：“毛、彭、叶他们，用兵诡诈，飘忽千里，估不透。”

赵戴文从怀里掏出一份电文抄件：“兵法，我不懂；这‘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我看，倒占了一个诚字。”他把抄件递给阎锡山。

阎锡山也掏出一份电文抄件：“红军回师通电，电报房收到了，化之刚给我送来……”

“那你还堆什么砂袋？”赵戴文有点茫然，“没看？”

阎锡山攥着电文，负手踱步，琅琅背诵：“‘……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一再考虑，认为国难当头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

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嗯……”他显然读之再三，记住了警句。

赵戴文击节：“这叫金声玉振！内战，再打下去不得了。”

阎锡山苦笑：“次陇，别看你份在我半师半友之间，做过七十大寿了，当上国府监察院长、山西省主席，到底是个书生呀。”

赵戴文不大服气：“你那帮子武将又露了多大脸儿？对付三来万红军，丧师三十个团、一万七千余众，到底还得请救兵，求蒋先生派几师中央军增援救驾。”

戳到痛处，羞怒交加，阎锡山抚摸着襟上的一朵素花，有点哽咽：“我这口气下不去！”

到底赵戴文理学家的修养精深，变得怡色柔声了：“古人讲九思九容，第一条先要下气。”

“下不去！下不去！再说哩，内战难，抗战就容易啦？红军从山西扩走兵员七千多人，筹饷五十多万，吃顺的嘴儿，跑惯的腿儿，能不防他二返投唐，回马一枪？”

赵戴文凑近阎锡山，压低声音：“毛润芝那边有人来……”

“哦？！”阎锡山一怔，随又半信半疑地一笑，语涉讥讽，“我还真不知道你跟共产党方面有来往。”

赵戴文正色：“大臣无私谊。我赵次陇这是公谊。”

阎锡山略带歉意：“次陇啊，你一辈子没有避我的事，我还防你吗？我是纳闷，这条线是怎么接上的？”

一声“报告”，梁化之挟着案卷走进，神色兴奋，欲言又止。

赵戴文含笑指梁化之，说：“人，我交给化之啦，见不见在你。”

阎锡山坐下，斜睨梁化之，问：“怎么回事？”

梁化之立正朗声：“三九二团被俘团长郭步瀛回来了。”
阎锡山离座而起：“他还敢见我！”

二

日本驻太原特务机关的一间和式客厅里，仁丹胡子小首脑陪着秘密来并的谋略家关东军土肥原贤二特务机关长和天津驻屯军参谋中井大佐脱略形迹，在榻榻米上作长夜之饮，算是接风酒。

收音机播放着流行歌曲。

土肥原反复看刚刚抄收下来的中共回师通电。

歌曲戛然而止，播音员的声音扬起：“现在播送最新要闻。中央社5月6日电：晋、绥、陕、甘剿匪总指挥陈诚将军所部关麟征、汤恩伯等精锐师团，已将窜入晋省之共军全部肃清；零星残部也于5月2日逃回陕北。山西绥署阎主任对山西治安甚表乐观，并挽留中央军长期驻防山西云云……”

土肥原嘴角挂一丝会心的笑，陶然引杯。

中井关上收音机：“零星残部？吹牛不上税。”

仁丹胡子小首脑在土肥原面前是学生姿态，毕恭毕敬地求教：“机关长阁下看，太原特务机关对阎的方面的工作要领应该摆在哪个基点上？”

土肥原言简意赅：“毛在拉，蒋在挤，帝国嘛——压！”

“压？”小首脑似懂非懂。

土肥原霍地立起：“叫车。拜访阎锡山。”

“现在？”立钟正敲两点，小首脑大为惶惑，“机关长和大佐阁下刚下车两个小时呀。”

中井不屑地：“毛的通电‘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们收到，阎锡山就收不到？”

阎锡山摘下襟上的素花，劈头盖脸朝笔直立正的郭步瀛掷去：“我还哀悼过你哪，我给阵亡将士行三鞠躬礼的时候，你就头不晕？”

郭步瀛下颔一扬：“死了的都是愚忠愚孝的牺牲品。”

阎锡山暴怒：“我没你这个怕死贪生的反叛子弟！”朝梁化之一挥手，“枭首祭灵！”

两个卫士走近他。

郭步瀛扯开上衣，露出胸膛上的几块伤疤：“怕死？守涿州，我那一连人四十天没下城墙，督军亲手给我挂的奖章；中原大战，我那一营人跟一个半团拼过刺刀，总司令亲手奖给我一颗马牌檐子……”

阎锡山抓住话把儿：“枪柄上刻的哪十个字？”

郭步瀛脱口而出：“瞄准打，死不退，不当俘虏。”

“既当了俘虏，就别回来见我。”

“不回来，就不是会长的忠诚部下。”

阎锡山暴怒：“行了！算我老眼昏花，一团人交给你这号人带，连人带枪都过去了——你还有什么话，赶紧说吧。”

郭步瀛披肝沥胆，直话直说：“这个打内战的兵，没法带了；咱们三晋子弟，一腔热血要洒在抗日战场上。”

套间里，赵戴文眼泪围着眼圈转。

阎锡山的声带杀机：“化之，赏他个全尸，午时三刻拉到桥头街，枪决示众！”

梁化之高声应诺，卫士们靴声杂沓。

赵戴文立起身来。

郭步瀛张开双臂，操开卫士，声情沉烈：“被俘了，原以为

共产党必给我一死，反倒给了我一生；回来了，原以为主任必给我一生，反倒给了我一死。我死而无怨！”他扯开胸衣，掏出密信，双手捧到头上，“好，我把毛先生的亲笔信交到您手里了。”

阎锡山一惊，颤颤巍巍地接过信，双手不觉一沉。

赵戴文从他身后接过信，放在写字台的抽屉里。

王治西仓惶过来，拿着三张名片，低声禀告：“日本太原特务机关代表陪着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天津驻屯军参谋中井大佐，拜！”

意料之外，阎锡山回顾立钟，立钟指着“3”叮咚作响。

赵戴文抓过名片，狠狠往大理石桌面上一摔：“深更半夜，又来害我阎伯川！”

梁化之冲阎锡山使了个眼色，指指郭步瀛。

阎锡山含笑对赵戴文拱拱手，说：“这个东西让毛泽东洗了脑啦，赵主席得好好启迪启迪他的良知。”

赵戴文如释重负，却厉声呵斥郭步瀛：“还不谢谢主任的恩典。”

郭步瀛立正敬礼，不失军人气度。

赵戴文高声：“智秘书。”

智良士应声走进。

赵戴文交待：“先交给你看管，让他每天背阎主任的《唯中哲学》一百行。”

智良士引郭步瀛走出。

梁化之挥斥卫士退下。

王治西急不可待了。“主任，客……”

阎锡山不紧不慢：“知道。”

赵戴文置身事外，有意回避：“你治公。”

梁化之出主意：“喜叔，是不是请我们校长支应一下。”

“不敢代劳，也不想见。”赵戴文飘然而去。

阎锡山发怔，梁化之试探着：“要不，挡驾？”

阎锡山忽作愉悦之态：“士官学校同窗好友能不叙叙旧交？化之，让你舅母交待小厨房，在梅山小花厅摆一桌精致夜宵，开一罐子陈年汾酒……”

土肥原贤二蓝袍黑褂，步态飘逸，一言一動中涵蓄着中国士大夫阶级的从容气度；他身后的中井大佐戎装佩刀，眼高于顶，一股子标准陆军新进的虚骄之气；小首脑则亦步亦趋，跟班的身份而已。

穿过曲折的回廊和几重重花门、月亮门，王治西引导着贵客走到梅山脚下。

赵戴文偕智良士、郭步瀛避入一座花厅。

一行人的身影闪过窗纱，脚步声由近而远。

赵戴文意态疏懒地一挥手：“走。”

郭步瀛靴跟一碰，词色坚毅：“报告赵主任，您放我去绥远吧。”

“投傅作义？”赵戴文洞烛其心。

“是！”郭步瀛毫不掩饰，“傅军长是我老长官，抗日的决心也最大。我……”

赵戴文沉吟着。

智良士不着痕迹：“也省得阎主任见了他生气。”

梅山上的蓬密深沉之馆灯火辉煌，酒饌盛陈，宾主五人融融泄泄。只有中井食不知味，屡屡斜瞟土肥原，示意他话入

正题。

土肥原酒兴浓，谈兴也浓，朝中井举酒杯，说：“中井君哪，你少年新进，哪里赶上武运方兴的明治末叶。我们陆军士官学校六期荟萃了一代精英：阎上将军、冈村司令官、坂垣师团长，还有我贤二，当时曾为东亚之勃起踌躇满志；如今呢，可以无愧色地称为东方之军魂。”

中井立起，肃然起敬：“嗨！”

阎锡山谦词中有机锋：“不敢当，不敢当。你土肥原中将一手缔造了一个满洲国，一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我庸庸碌碌，守业而已。”

土肥原离座拱手：“不，上将军是华北兴亡的主宰。”

“哪里！”阎锡山更谦抑了，“你们才是喘口粗气就刮大风。”

土肥原有板有眼，话里套话：“你与帝国同根一脉呀。”

中井按捺不住，表功：“1928年北伐时期，你依托我天津驻屯军的协力，不战而得平津……”

阎锡山自斟自饮，不软不硬：“承情。”

中井一发不可收拾：“中原大战以后，张学良抄了你的后路，蒋介石通缉你，你避居大连那十个月……”

阎锡山淡淡如水：“我能忘了关东军的庇护吗？”

土肥原拈须微笑：“不是先期透露‘九·一八’事变的机要，不是帝国租给你军用飞机，上将军恐怕未必能秘密赶回五台，复权归政。”

赖不掉的事实，抹不开的面子，阎锡山作感动状：“我涌泉相报。”

中井霍地立起，握着指挥刀柄，骄狂之色盈面：“既然如此，脱离蒋氏的华北五省自治，为什么不热心？亲日防共的冀